

德國慕尼黑的"學生之吻巧克力"，因鄭華娟的小說"海德堡之吻"而成爲台灣觀光客必造訪的小店



他鄉遇故知：十位中山醫學系87級的酒鬼竟在德國慕尼黑的英國酒館不期而遇，有沒有那麼巧啊？！

(前排左起：肥尼、舜峰、鍾岳、孝爲、帥凱，後排左起：祈尹、乃仁、臻誼、翌真、境中)

德國之旅

醫五 黃俊凱

憧憬V.S.惶恐

當初不知道是從哪裡生出來的勇氣，陪著同學報名了交換學生的甄選，回答了一些問題，寫了一些自傳，壓根沒想到會通過。之後有一大堆的待辦的手續接踵而來，選城市，排行程，買機票，辦簽證護照……等等。現在回想起來當初的心態頗像初生之犢。從來沒去過歐洲，也從沒有過自助旅行經驗，完全不懂德文，英文能力證明只有一年級選修的英文閱讀分數，更糟糕的是選擇的見習科目是神才會了解的神經外科。或許是因為還年輕吧，亦或許是不願意讓自己的大學生活就在社辦以及圖書館中掠過，更因為內心深處有種想證實自己的衝動。德國，執醫學牛耳的歐洲國家，外科醫師的搖籃，再配合旅遊書上一望無際的平原，童話故事中的城堡，以及聞名於世的啤酒豬腳……這些憧憬夾雜著醫學門外漢及德語障礙的我，踏上了這段旅程。

懵懂V.S.無助

在出發的那個暑假，我只是個醫學系四年級學生。學過基本的內科學，臨床檢查則是有上沒有學，更不用提外科只有紙上談兵的程度，連開刀房長什麼樣子都沒概念。因此剛開始的見習課程是辛苦的，摸索。每天早上六點半在晨曦中起床，必須趕上準時得可怕的公車往醫院，七點陪同主治醫師、住院醫師一同查房。七點半開始是嚴謹的晨間會議，神經外科與神經放射科，一起討論新收住院的病例以及不好診斷的CT、MRI片子。八點半是早餐時間，九點進

開刀房，順利的話兩點可以出來，進行下午的查房，三點開小型科內會議，主刀醫師討論明天要進行的手術。結束。

聽起來很悠閒，可不是？實際情況是：通常我沒有空閒的時間吃早餐或午餐，開完晨會或是晨會的中途就必須進刀房，折騰到三四點是小事，開到五六點的大手術也不是沒有。嗯，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查房與晨會當然都是使用德語，病人問你問題也是德語，即使是講英語也可能兩邊各說各的，想找人討論病例時卻又沒找到有空的醫師。是的。這是我一開始的感覺，無力感充斥著我。因為這不是我當初參加交換學生想要的，我不想過這種很累但又無所收穫的生活。

後來我試著找住院醫師討論，他給了我一些建議，我才驚覺：問題是出在我身上。我犯了台灣學生的通病：等著人家給你魚，而不是自己找釣竿。醫院跟學校是不一樣的，大家都有自己的loading，碰到病例有空就開始teach，但是如果你沒有表達你的意見，沒有說出你的想法，沒有人會管你到底是在狀況內還是狀況外。

接著的幾個星期，我重點式的選了幾個病例來研究，主要參考書是我從台灣帶去的神經學課本以及神經學檢查，術前一天跟主治醫師討論了手術的過程以及預後，也請他們指導我怎麼看CT片子（影像診斷學五年級才上），這樣在手術房裡才不會打瞌睡……我還得到了替新進病人作神經學檢查的機會，也抽了幾次血，漸漸地，雖然溝通仍然有困難，但起碼我知道我自己在作什麼，以及欠缺的是什麼。懵懂是對於自己還在

醫學門外遊走的表徵，課本與現實有極大的差距，課本不會告訴你以後一天要開幾台刀，以後要值幾班，也不會告訴你用藥的預後。在德國，才深深地體認到我距離真正的「醫生」還有很遠，才深深地體認到我身上的白袍是如此沉重——尤其是當無助的病人拉著你的手說 Danke，你卻一點忙也幫不上的無助。那種感覺超越了語言以及人種，像重拳一樣把我擊倒。

走馬看花V.S.精益求精

介紹一下主要的目的好了，旅遊。在德國旅遊是很舒服，很方便的經驗（除了在週末造訪海德堡）。四通八達的鐵路幹線，柏林大城市有效率的公共運輸設施：地下鐵以及地上單軌電車，新天鵝堡雍容華貴的外貌及堂皇的內在，羅滕堡令人難忘的小鎮悠閒風光，當然海德堡的大學城浪漫以及學生之吻巧克力，都有我們的足跡。但由於是第一次，規劃行程顯得有些倉促，加上旅遊書並不是很可靠，因此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整體而言是很難忘的旅行。在此野人獻曝提供一些經驗談：1. 旅遊書盡可能買外文，如Lonely Planet及Let's go，比較有參考價值且情報更新快。2. 預定旅館：尤其是週末假日，要搶到便宜的（青年）旅館不搶先預定，可能會落得住高級旅館或是流落車站的下場。3. 詢問意見：找自助旅行協會或是曾經自助旅行過的同學，他們的意見往往很棒且切中要點，可以省下不少時間及冤枉錢。4. 多問多看：路是長在嘴上，雖說車站附近都有information center，但週日是關門的！這時就要發揮厚臉皮精神，盡量的問，比手畫腳，你會發現外國人是很熱心的，只要敢問！（英文在德國還算通行）。

迴響V.S.尾聲

說老實話，到歐洲去增廣見識，玩遍千山萬水是我參加活動的主要目的，畢竟以便宜價格去德國是很誘人的選擇。在醫院剛開始的見習有時候也的確給了我這種想法：我是抱著玩樂的心態來，那我何苦跟自己過不去，耗在開刀房或是找論文來應付主治醫師？直到後來，住院醫師找我練習作Lumbar puncture，我才察覺自己心態的「歪斜」。玩樂是一回事，但只要穿著白袍待在醫院裡面，你就必須承擔所賦予的責任，儘管那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抽血，例行性procedure。我必須收起得混且混的心態，才能贏得他們對等的待遇以及尊敬。

在結束前一天，我送了他們一些比利時買回來的巧克力，一起拍照，跟他們聊了天南地北，才發現他們有些人以為台灣是日本的一部份……，稍微介紹了一下台灣的背景以及醫療環境，相約還會回去拜訪他們。

很感謝能有這個機會到外國去，有玩也有得學，雖然語言仍舊是最大的阻礙，雖然最後我還是看不懂GBM的片子，LP也沒有放給我作，但是那段在醫院的日子對我而言是一生一次的經驗，畢竟美麗風景還有機會造訪，在國外醫院見習的機會卻不會再有了。我想我不會忘記在會議室裡聽著一堆人用聽不懂的語言辯論手術手法，以及在手術室中「雞立鶴群」的好笑場景；我也不會忘記曾經抽過血的德國老爹，請我喝免費黑咖啡的小護士；最難忘的，我想，還是那股「要當個好醫生」的凌雲壯志，在微涼的北國一直反覆地被強化、激勵……伴隨著黑啤酒以及烤豬腳，以及出院病人的笑容。

這些就像新天鵝堡的容貌，以完美的姿態完好的收藏在我的記憶。

Dedicated to Dr. Zylliha, thank you.

本文謹獻給席莉雅醫師